

美国十大富豪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八日
 民國十六年三月八日
 印刷發行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編譯者 寶應盧壽篔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長春
 漢口 南昌 南京 杭州 濟南 保定 武昌 太原
 常德 福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徐州 西安 汕頭
 沙市 蘭州 衡州 貴陽 吉林 瀋陽 安慶 梧州
 東昌 廈門 烟台 綏化 煙台 鄭州 梧州
 石家莊 瀋陽 龍江 煙台 口 新加坡

(美國十大富豪) 全一冊

△ 定價 銀 三 角

美國十大富豪

卡匿奇

卡匿奇者蘇國人也。千八百三十七年。生於英之北部。蘇格蘭之古市。名達華姆蘭。其地山川秀靈。草木繁茂。偉人傑士。疊出其中。昔羅伯普魯斯戰勝愛德華於板諾克。亞歷山大威爾遜以詩人名於世。至今談其軼事。猶嘖嘖稱道。弗衰如此。類者更不知凡幾。不謂數傳而後更生。此超前軼後之一人。殆由靈秀所鍾。彼蘇國河山。不益爲之生色也乎。

卡匿奇之父。素營機業。渠初生時。尙有手機四臺。使用職工甚夥。衣食贍足。家頗小康。至十九世紀。蒸汽器械大爲發明。工場組織儼然。一革命時代。達華姆蘭之市。首先受其影響。致令渠家機業一蹶不振。舉平日所蓄積者。坐食殆盡。渠至此遂成一貧人子矣。

卡匿奇兄弟共二人。渠年較長。弟尙在襁褓中。一家四人。貧難自給。一日其父以餘

貨售於市。至薄暮始歸。歸時滿面失色。太息之聲不絕於耳。渠睹此悲劇。心膽俱碎。相顧愕然。不知所語。

渠性至孝。見其父母沉淪苦海。終日焦勞。遂爲所感動。益圖奮發。年甫七歲。其英鬱勃發之氣。令人不可企及其言曰。「縱令此身粉碎。必脫離貧窮之境而止。」其立志之堅如此。

一日。其父與母。因家境口迫。協商善後事宜。以爲救濟之法。最後發生移住新大陸問題。渠亦甚然其說。親朋聞知。咸來勸阻。但此議已決。不可挽回。竟拋家棄國。相率而上。北美渡航之途。其時同行渡美者。無慮數十百人。逾七週間。行抵美國。駐足於賓夕爾勒尼亞州比的斯堡之市。遂賃屋而居焉。抵美之後。生計愈蹙。其父充某木綿工場職工。暫爲糊口之計。時渠年十二。苦無相當職業。可爲乃父之助。未幾而請命於父。願爲絲廠工徒。一週可得俸給一弗二十仙。計亦良得。自此以後。每朝戴星而起。晨餐既畢。趨赴工場。終日服役。毫無倦容。除星期日休暇。及每午有四十分休息外。幾無片刻安閒。奴隸之苦。殆無有過於此者。

司水火加減之事。其責任非常重大。偶一失慎。則汽罐之水量運轉之速度失之。太過。汽罐立卽爆發。使全工場變爲粉碎。故渠之神經爲所戟刺。每至中宵。蹴衾而起。以檢視汽罐。大有若瘋若狂之勢。雖地獄之苦。不是過也。

雖然渠處此苦境。不獨毫無戚容。且饒有樂趣。每日工作既畢。父母倚門而望。以待渠歸。溫顏婉詞。以慰其勞。尤可慕者。簞食陋巷。終不改顏。子之風彩。袖斑衣。渾欲效老萊之舞。家庭歡聚。對酒當歌。爰作清貧之論。流傳於後。至今讀之。猶令人歎賞不已。

渠既爲汽罐火夫。兼充主人書記。甫一年。轉爲電信局信使。其得意不可名狀。然其心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意謂余雖脫離地獄之苦。而得此地位。誠恐事務未經諳練。人地不免生疎。電信之來。如何配達。使長此夢夢。鮮有不坐失機宜者。於是分別主要之街衢。檢點各處之商店。一一暗記於心。各商店之名。皆能背誦。如流。瞭若指掌。凡任一業務。所有必要之知識。必須最迅速。最詳細。最精確。悉收容於己之腦中。庶

幾措之裕如無左支右絀之慮。渠之成功第一秘訣卽由此而得者也。

未幾由信使之地位更進而昇至技手。其所以得此技手之由來令人聞之歎服。蓋渠在電信局中暇時竊與同僚等練習通信事務。渠聽覺獨聽。僅聞憂憂響聲卽能辨別電信意義。局員欲效其所爲卒不可得。咸推爲美國第一人。俄頃有「死報」之信號。自費府來衆皆注意。時技手尙未蒞局。渠代供受信任務。而以配達了之。自是技手屢囑其庖代。渠亦能揮其職務以外之餘力。事爲局長所聞。遂昇渠爲技手。月得二十五弗。比絲廠工徒之俸給卻得五倍云。

當時賓夕爾勒尼亞州之比的斯堡。其地有新聞社六所。發送電信者僅局中一人擔任之。其酬報金每週六弗。局員頗慧滑。思更易他人以爲擯節之計。一日謂渠曰。君若肯爲之一週。給以一弗。渠最好新聞事業。意頗爲動。驟欣然諾之。渠之從事新聞事業自此始。

渠父以席豐履厚之身。遽處於茹苦含辛之地。其悲痛已不堪言。况又遠適異地。從事苦役。神經劇動之餘。遂憂勞而成疾。渠侍左右未嘗稍離。疾首痛心。寢食俱廢。詎

知沉痾莫起。藥石無靈。渠最親愛。最仁慈之老父。彼蒼不假之年。竟令遺骨殘骸。擲於太平洋之彼岸。昔日拋家棄國。凌萬里之滄溟者。其結果乃至如此。爲渠思之。唯有呼搶天地而已。

渠父既沒。其責任愈重。其服役愈勤。故渠之明敏活潑。勤勉摯實。人咸知之。適賓夕爾勒尼亞鐵道之路線。通至比的斯堡。該部面之監督爲斯科脫。與渠同產。蘇國屢因通信事務。來至電信局。遂物色渠之爲人。又因與渠有桑梓之誼。徐俟機會。思位置之。未幾。有他鐵道會社。擬架設電線。斯科脫因薦渠爲電信技師。又兼斯科脫之書記。渠乘此機會。決計入鐵道會社。其俸給由二十五弗增至三十五弗。亦云巨矣。渠晨入斯科脫事務室。見有警報數通。堆積案上。渠一一披其事變之真相。代爲處理之。忽一日。單線之東區路中。生有障礙。致特別客車。逾時不到。有多數貨車。皆停滯於停車場內之側線。以待其來。嘈雜萬狀。驛員頗爲狼狽。皆不知所爲。時斯科脫尙未至。渠思維再四。最後得一善策。遂假斯科脫之名。通電各車掌。令特別客車暫勿進行。他方停滯之貨車。令其開始。以便轉運。如以此說爲然。請速行來電承諾。

「一時各處承諾之返電果至。又直接電令貨車之各車掌。一朝停滯。爲之疎通。驛員皆額手相慶。無不贊渠臨機應變之能。斯科脫忽至。頗露驚慌之態。蓋由接得事變之飛報。而倉皇馳來者。甫入室。急呼卡匿奇來。詢以應付之法。渠鞠躬而進曰：「電令則余自爲之。既已發送矣。」急從懷中出其謄寫底稿。以示斯科脫。斯科脫怒目視渠。不發一語。渠繼而言曰：「余擅越之罪。誠所不免。謹延頸以待斧鉞。雖然。事關社會利益。不忍默視。余心可卜無他。」斯科脫色稍霽。視其謄寫。沈思默考。始終不發一語而置之。

越數日。有一紳士。突入卡匿奇之室。手撫其肩謂之曰：「君爲卡匿奇乎。余耳名久矣。昨夜斯科脫猶譚及君。頗爲稱贊。君好自爲之。」伊何人。卽社長也。

渠之才能。既爲斯科脫所賞識。由是信任益深。忽有一阿達姆斯通運公司。其十股之股東。遽爾死去。斯科脫欲以渠代之。每股之價。爲五十弗。命渠籌集五百弗之資。本若全數不足。斯科脫願代補之。渠遇此機會。遂得投資門戶。其實業之本能。從此躍躍欲試。但渠囊中所有者。不滿五百金。斷難應命。然又不願失此機會。姑先諾之。

歸而謀諸母。母曰：善。翌朝，其母乘汽船赴哈育州，面商於叔父。質其家屋得資而返。自是渠遂爲通運會社之股東矣。

一日渠乘汽車途中遇一名烏特夫其人者，出其所發明之雛形，卽一最新式牀車。欲使渠介紹於鐵道會社，渠允之。歸時往詣斯科脫，備述顛末。斯科脫知爲有益之發明，咄嗟之間，與烏特夫訂立契約。先購二臺試用。烏特夫臨行時，就商於渠，勸其共同出資。將來均分利益。藉酬今日介紹之厚誼。渠以缺乏資本却之。蓋渠之所得已悉數付與通運公司。此外所餘者僅二百十七弗。安能營此事業。烏特夫願貸與之。渠遂承諾而加盟焉。

渠聞斯土利華姆有石油噴出，偕二三友人往探視之。當時鑿井之法，尙未從事，講求祇見天然石油從巖石罅隙中滾滾湧出。於是渠頓起巨富野心。商之同志，不惜以四萬金收買之。就附近之處，作成溜池，可貯石油十萬樽之多。但池甚粗糙，漏損之數，恆以數十萬樽計。而純收益猶達於百萬弗以上。可不謂之巨額乎。

邇來卡匿奇寄於斯科脫之籬下。辦事忠實，頗著成效。適斯科脫昇爲賓夕爾勒尼

亞鐵道之副社長。同時斯科脫亦推薦渠爲比的斯堡部面之支配人。月俸無慮一百二十五弗。視曩之二十五弗。又却得五倍云。

此十年中寒來暑往物換星移十六歲之成童忽變爲二十九歲之壯夫經營事業得步進步適賓夕爾勒尼亞鐵道之比的斯堡橋架將有改用鐵製之議當時使用鋼鐵之風尙未盛行一般鐵道之橋架多用木製且架橋之技術未精往往有危險事實發生遠不如鋼鐵堅固擬先從比的斯堡試辦渠見機獨早復與二三同志組織鐵橋製造會社建造基斯登橋工場實以阿海呵河上三百尺之大鐵橋爲實業成功之基礎。

渠年三十餘乃舍鐵道事務專營鐵工事業蓋十九世紀鐵之用途甚廣文明社會皆賴鐵爲人生經濟之生命例如作橋梁作汽罐作車輪作軍艦作起電器作船用機器一切唯鐵是需他如鑛山之採掘港灣之修築無不利用鐵者渠之成功其在是乎。

渠每遇一事熟思之後必以毅力出之務底於成功但渠之成功不假外力不求依

附唯獨立自助堅忍力行一躍而登「成功」之天國彼牀車之成功則讓之烏特夫石油事業之成功則讓之洛克依蘭渠獨專注於鋼鐵事業一方面卒收絕大之功效論者謂渠之成功具有八要素其要素爲何（一）集中力（二）鑑識力（三）有統率部下之略（四）有組織業務之才（五）有駕御羣雄之器（六）有洞察之明（七）常識（八）健康以余觀之斯言信不誣矣

卡匿奇既有鑑識之力必有知人之明彼工場中數萬職工孰賢孰否宛如沙中發見眞珠良非易事然伯樂一過驥北之野而馬羣遂空者非無故也渠所拔用之人如休窪布及坡多等有三十二名之多類皆高才適足爲當代第一流人物又因渠爲工場出身深知勞動之苦故勞銀特別增加由是部下之人歡欣鼓舞爭自濯磨以報渠之知遇渠之善於感人也又如此

渠從事於鋼鐵事業以比之斯堡爲世界製鐵之中心其間有一絕大工場摩天之煙筒簇立如林蔽空之煤煙晦冥如霧車輪鐵鎚之聲日夜不絕如雷振耳渠立於物質界其成功如此非最大之典型而何

渠自工徒時代經營慘淡。亟謀成立。今始安居樂業。藉慰勤勞。時至工場並不執業。唯盤旋於重役工人之間。每日早起必從事運動。至流汗乃止。平時尤好出獵。樂而忘歸。渠嘗謂人曰：「余之資本第一爲健康。」是渠爲一實業家亦一運動家也。

渠所營製鐵工場。稱爲哈姆斯代特。世界罕見其匹。他如渠所管理者。爲愛多哥土姆大工場及歹楷斯生鐵工場。其副業爲罷呵斯鐵線及製釘工場。比的斯堡之建築機械工場。義沙貝拿及魯雷等熔鐵所。富里苦之骸炭會社。又占領比的斯堡附近之大鐵山。大炭田。收買休貝利呵湖畔之產鐵地。敷設二百哩之私用鐵道。架設私用電線。製造私用汽船。開辦太平洋航路。凡關於製鐵事業上。一切必要之設施。無不操之。渠之掌中自成一實業帝國。故有鋼鐵大王之名。吁盛矣。

千八百九十九年。卽鋼鐵大王渡美後之五十二年。乃乘快船歸故里。渡太平洋。面僅一週。間遂返祖國。渠在船中回憶往時。大有今昔之感。追念雙親。不勝感慨。起登甲板。蒼茫四顧。波濤澎湃之聲。猶留當年遺響焉。

渠閱歷既深。具有改善世界之理想。故其待人常厚。而自奉常薄。迨積富愈多。而崇

拜金錢之念。反漸次消滅。嘗謂人之富豪。猶如蜜蜂。用其心思才力以造成甘美之蜜。散之同胞。供其食用。余亦當以己之巨富。散布天下。不待身死而於生前擲之。亦曠世之豪舉哉。

渠自幼遠適北美。辛苦半生。遂立大業。致巨富。馳盛名。至功成名遂。漸有倦鳥知還之想。於千九百一年。悉以鋼鐵事業。委之於組合人休窪布。而自己歸隱於蘇格蘭之北斯乍蘭特細亞州之南華斯灣頭之斯克波城中。其地據高陵。沉仙灣。風景妍麗。氣候溫和。圓塔高樓。參差複雜。雜父老告余曰。此封建時代之古城也。城門之前有電信局。雖三千里外。美國之事無不一一知之。美之知友。時通音詢。聞其名者。書狀之來。日以千計。時出演說一語。千金暇時。則獵銃一肩。飄然跋涉於山野。或時出旅行。往往有人見渠。過紐約華爾街之市場。其瀟灑出塵之象。可一望而知也。

渠對其夫人親愛恭敬。無不備至。常戲謂之曰。「余之成功。非獨力所致。亦有帷幄宰相之力。」其夫人亦溫良貞淑。生一女。年尚幼。家族三人。遂以淡泊之生活終焉。

摩爾根

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有旋乾轉坤之巨人。拿破崙。出見於世界。至世紀一周之後。正十九世紀之末。二十世紀之初。又生此空前絕後之巨人。摩爾根。獨立於財界。彼以武功。此以富力。彼以爭戰。此以和平。蓋國家統一與事業統一固儼然後先輝映焉。

摩爾根生於千八百三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其產地爲卡賴其脫州哈脫華特市。在十七世紀以前。其先祖瑪司摩爾根。從英國浮大西洋至新英洲上陸。建設今之麻奇遮脫州都會中之斯布林菲特市。渠之祖父。喬塞摩爾根。始移住於卡賴其脫州哈脫華特市。卽渠之降生之地。其祖父勤謹節儉。歲有貯藏。購置麻沙拿姆土地。大興農牧。生子名斯派沙摩爾根。是爲渠之父。生而慧聰。精力過人。立志堅忍。且有實務之才。投身商界。成童時充銀行書記。曾與副統領摩爾登同爲洋服商之組合人。年三十八歲。移於波斯登市。獨創摩爾根商會。業務日漸擴充。更渡倫敦。爲豪商比波德所信用。由是爲比波德商會之組合人。因發起喬哀司摩爾根商會。又創設摩爾根呵奇司商會於巴里。適美國之代理人。自紐約歸。開歡迎夜會。富豪出席者。其

資產無慮二十億圓以上。咸知其父聲望之隆。嗣比波德逝世。其父即繼承遺產。遂成世界一大富豪。渠生此富家。又兼望族。固翩翩然一貴公子也。摩爾根生後七月。而卡匿奇始生於蘇國。雖日在悽風苦雨之中。正爲磨勵英雄之境。而渠則膏粱文繡。恐不免志氣消磨。人謂富家子弟必無成功之理。此渠之可危者也。

渠幼時肄業於斯布林菲特小學校。受初等教育。次入波斯登英語學校。受中等教育。次遊學德國。入格奇格音大學。受高等教育。在美國富豪中。受正則之教育者。唯渠一人而已。十九世紀之中葉。美國大學造就人才絕少。且實業家之子弟。大學卒業之後。能繼承先業。不辱祖宗。不墜家名者。卒鮮彼一般富豪。雖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如渠之受大學教育者。實寥寥無幾也。

渠母名鳩利愛脫。爲意大利有名僧侶帕潑脫之女公子。蓋帕潑脫爲理想之人。非實務之人。其母亦溫文爾雅。饒有父風。渠當家庭教育時。即受其灌輸。迨入大學。更研究拉丁語及德法之詩文。其同學之友人嘗曰：「渠因天性之傾向。其目的專注

於文學」非無謂也。

渠遊學德國時。德之學生類皆好飲酒吟詩舞劍。渠不喜羣居。僅好獨處。時逍遙於閒地。時散策於戶外。故其成績未嘗超過於同人。其聲名未必見知於當代。但同學者皆知渠爲美國有名豪商。比波德之組合人之子。在倫敦巴黎廣設銀行。以如此貴公子。且有志力學。人咸豔稱之。生平尤精數學。將來爲銀行大王。卽基於斯。

渠二十一歲。卒業於大學。歸國之後。時至紐約達卡西瑪銀行。從此委身商界。藉以練習實務。渠首先注意者。爲外國滙兌事務。蓋銀行家欲爲大財務家。必先熟諳此事。而後始知國際間複雜的商賣關係。及世界金融之微妙趨勢。但美國國際間之商賣關係。其複雜爲尤甚也。

渠既洞悉銀行之精微。又能擒縱數學之主腦。遂跨紐約倫敦巴黎之間。獨占商賣關係之便宜。由是更熟練銀行之常務。通曉外國之商賣。以養成精細的世界智識。渠精細的智識。實美國第一財務家成功之要素也。

渠好獨立。不求人助。其父雖擁厚貲。決不以爲可恃。彼父子之間。不過血族之關係。

若以事業而論。常處於對等地位。故渠之眼中。唯商業界之習慣實業上之規律。絕無父子之見。存於其中。聞渠嘗謂人曰。「余爲斯派沙摩爾根之子。并不借此以立於世界。必爲一箇獨立之奇男子。」此渠之所以成功也。

渠二十三歲時。出入於銀行。爲比波德所賞識。使充美國公司之代理人。當時比波德欲以倫敦爲本店。紐約費府（卽費拉得爾費亞）爲支店。其身常往來於歐美之間。以監督其業務。故一見渠之爲人。竊深驚異。驟然授以重任。人恆疑爲其父。資緣之力。不知渠之才能。足以勝任愉快。誠所謂英雄能識英雄也。

渠二十七歲。與紐約巨商達蒲特組織達蒲特摩爾根商會。發起股份公司。至三十四歲。又與費府之豪商達賴塞爾。發起一大銀行。以渠之一身代理投資事業。經營證券買賣。而運用資本之達識。卽由是修養而出。迨一切關係十分熟練。遂由狹而廣。由淺而深。而其信用亦愈大。摩爾根之盛名。乃喧傳於世界矣。

千八百七十六年。政府借換公債。渠供給現金。以救其危急。得利五百萬弗。迨翌年。渠又買入公債五億二千萬圓。得利一千萬弗。同時買入紐約塞脫拉爾斯脫之股